

## 跟着乌兰河回故乡

(组诗)

□北琪

## 乌兰河，牵引着我的目光

寂静的夜晚，心底  
长出凄凉的枝丫

从柳蒿发出嫩芽，一直到  
渐渐老去  
我都在遥望故乡

途经故乡的水，从我身边流过  
每一滴都在撞击心房

归乡的路，由抽象变得具体  
乌兰河，一直牵引我的目光

河水涨，野花开  
芦苇愁白了头  
从日出到黄昏  
一次次在心中安放故乡

我不停地将思乡之愁投进河里  
河水将它们一一收留  
并且日夜兼程，捎回故乡

## 每一滴水都挂念草木

乌兰河从草原的韵律中走出  
滋润岸边的每一棵草木

每一滴水，都带着我的思念  
尽力奔跑

水路迢迢  
途中遇到的每一棵草木  
都是它的亲人  
它有思乡之情  
也有向海之心

如果我的脚步远离了故乡  
那定是故乡的烟火  
已在我心底生根，无须刻意灌溉  
便会枝繁叶茂

## 古老的信箋

每到黄昏，我都会站在乌兰河边  
看一眼夕阳  
默念一次故乡

河床允许河水流向远方  
我允许思念蔓延  
并随时准备  
推敲一封回信的措辞

风提着霞光在岸边行走  
将乡愁描摹得棱角分明

被泪水打湿的思念  
已经风干  
一个原始的梦想  
仍不肯放弃

如果我收到一张古老的信箋  
落款一定是  
故乡

## 追随一朵浪花

浪花的翅膀，传来离别的阵痛  
却将奔腾的力量赠予每一个  
从岸边经过的人

浪花之上站满阳光  
每一朵浪花，都在与河床的交响中  
坚定了方向  
我的脚步追随浪花而去

我有太多的心里话  
不曾说出的那句，交给  
远去的浪花

## 心底的挂念

夜色凝重，银质的月光下  
一只鸟，翅膀上挂着星辰  
在掠水的瞬间，将离愁  
弥漫于空中

雾蒙住一滴水的眼眸，却蒙不住  
心底的挂念  
我的脚步从未停歇

折叠起思念的一角  
供飞鸟栖息  
再把所有思念合并在一起  
造一只小船，载满欣喜  
逆流而上

河水向前，飞鸟远去  
瘦弱的想象，又将在飞鸟的倒影里  
重新振翅

带着朴素的风回家，听它  
慢慢诉说  
来自故乡的消息

星诗空



杨家川峡谷一线天

贺广生 摄

头就跑……据说，师傅经过打斗已经扭住了金马驹，那个像老鹰翅膀一样的东西，正是师傅的一只手。只因徒弟道行不深，识不得本相而临阵逃脱，葬送了师傅的性命。

2005年暑假前夕，我和同事到单台子乡中学例行公事。茶余饭后，老师们讲了很多关于大圪洞的传说。一位老师的父亲跑过河路，颇晓掌故，他说：“一位老羊倌，拿着准备拴口袋的二斤毛绳绳，拴块石头让其下沉到大圪洞水底，没想到毛绳绳放完了，石头还没沉底，大圪洞就是个无底洞。”这个故事在老牛湾一带广为流传，而且很多人深信不疑。

一天下午放学后，我们一行六人骑了三辆摩托车，带着碗口大两个工程线疙瘩和皮尺，风风火火来到大圪洞。虽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，可顿觉从头到脚冷飕飕的。

一位同事找了一块拳头大的石头，拴在工程线的一端，选好所站位置把石头抛向潭水最蓝的地方，肯定也是最深的地方，然后迅速放开绳线。大家屏息凝视，只见他放啊放……手中的线绳再没有下坠的迹象，他高喊：“沉

底啦！”大家生怕不准，又选择不同位置反复做了几次测量，结果证实水深9米多。

清水河县境内的明长城（二边长城），从大圪洞南岸起西至老牛湾，以悬崖峭壁为屏障，仅在人可能攀爬的地段，砌筑了断断续续的墙体，故称“山险长城”。以大圪洞为中心，在杨家川北山坡上，有一道长800余米呈半圆形的夯筑土围子，东西两端直抵杨家川北崖，与南壁山险长城构成簸箕形状，民间称“圈水圈圈”，是守护大圪洞水源的特殊工程。圈水圈圈保证了滑石洞堡一带军民用水，同时借此强化了附近长城的整体防御功能。

2023年深秋，我与好友重游大圪洞及杨家川峡谷。那是一个天空晴朗的上午，我们驱车来到杨家川，将车子停在安全地带，步行到大圪洞。距上次用工程线测量大圪洞水深，已整整过去18年，而且我已是花甲之人。然而不变的是，峡谷峭壁还是那样巍峨，大圪洞的潭水还是那样清澈。从大圪洞溢出的溪水，“哗哗哗”流向下游的老牛湾。这段沟谷经过上亿年流水的侵蚀与切割，形成多重阶梯状石壁峡谷。在大圪洞附近，岩壁下切

风北韵疆

## 西辽河穿过科尔沁草原

(组章)

## 宝古图沙漠

宝古图沙漠，科尔沁神秘之地，几行脚印被黄沙揪住不放，那是沙漠最慈悲的胸怀。

金沙与白云缠绵，诉不尽情话。聆听沙海的心跳，感知隆隆的登音，追逐长河落日的身影。沉睡在沙海，沉睡在历史的册页。

## 辽代古墓

科尔沁穿过历史的烟云，在西辽河驻足追梦，那一声声长叹划过草原，隐于草原。

千年的草莽埋不住先民的骸骨，一个密码破解历史的迷雾，战马嘶鸣，冲出原野，两目相视，碰撞瀚海桑田。

28米，到老牛湾谷口的阎王鼻子，崖壁高达88米。

峡谷间的水流千变万化，有的从岩石上跳落，形成小巧玲珑的瀑布；有的潭池清若明镜，将树木、山体、白云倒映其间；有的岩壁湿漉漉的，不断有泉水渗出。小溪渐次接纳沿途的山泉，水势越来越大，不时变换着调子。

在这里，不管是自然粗糙的石壁，还是经过流水磨洗的顽石，一律密布宽窄不等的横纹。有的表层光溜溜的，好似人工抛光一般；有的凸凹不平，呈现出“猪脸”“象鼻”“宫柱”等形态。

谷底乱石丛中长满喜阴的植物，枝枝蔓蔓勾连着，让人难以迈步。偶有小块平地，必被茂盛的蒲草和杞柳占领。潭溪里的水藻浮来漂去，鸿雁、麻燕和一些叫不来名字的鸟类时起时落，欢快的啁啾声打破峡谷的幽静。老鹰和成群的乌鸦在高空盘旋，平添了几分苍凉。

峡谷重峦叠嶂，峰回路转。宽的地方四五十米，窄的地方只有四五米。我们在涓涓细流中跨越，在石头与石头之间穿行。豁然，北岸绝壁上出现了一个宽敞的岩洞，如果改造成礼堂，能坐二三百人。模模糊糊望见洞掌底部有方方整整的石台，仿佛神仙摆下的一溜桌案。奇怪的是水流贴着石洞的右侧进去，转一圈后又从左侧出来，蓝汪汪不知深浅。假如有人胆敢进去探个究竟，也只得划一条小船。游人大声说话，洞里便有回音。当地人把这个石洞叫作“龙口”，原因是它头顶的山梁像一条蜿蜒起伏的苍龙，石洞便是苍龙张开的嘴巴。

我们几乎是手脚并用，从龙口西侧攀爬上崖顶。举目眺望，杨家川南岸山崖壁立，配合“山险长城”的人工墙体时断时续，时隐时现，远山近谷烽埃相望。沿一条山涧继续北上，在奇峰突兀、怪石嶙峋的山坳里，坐落着一个仅有六七户人家的村庄，叫“水门塔”，距大圪洞约一公里。

村前台地上有座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伏龙寺，寺院内青石铺地，卵石甬道。据说当年的伏龙寺香火特别旺盛。殿宇和戏台皆为石基砖瓦木质结构，占地3500平方米，气势恢宏。正殿廊檐下有一通石碑，碑阳题额“山高水长”，碑文中描述：“此地西临黄河天险，石壁坦垣，内外山形如群牛之奔饮，至此一聚；亦犹之群山万壑赴荆门也。距此东北三五十里，并无水泉，惟至此至河，涌泉百出，遂相传此地为‘水门’云，此亦藏精聚气之地也。”从这段碑文可以推测，当年之所以选择在这里修建寺庙，是看中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“风水”。

我站在伏龙寺山门前环顾群山万壑，浮想联翩——有了大圪洞的源头活水，便有了圈水圈圈的别出心裁；有了山高水长的藏精聚气，便有了伏龙寺的暮鼓晨钟……

壁画，契丹文，马鞍，盔甲……重现金戈铁马，硝烟浩渺。一旁的陶罐，解读埋藏的红尘，炊烟袅袅，追逐长河。

西辽河喂养的时光，打上塞北科尔沁的标签。

悠扬的牧歌铺展三千里草浪，挥毫泼墨，一卷丹青辉映千年时光。

古墓静静地安睡在科尔沁草原，犹如一个瑰丽的胎记，烙在历史肌肤的深处。鸟鸣掀起万卷翠烟，亲吻着科尔沁草原的妖娆。

## 牧铺

远离尘嚣，如世外桃源般静谧，只有路过的人才打探归途。

一声狼嚎，把时光囚禁，每个陷阱都藏有一把雪亮的刀子。日子蹲守山冈，唱了千遍万遍的牧歌，撑开一对隐形的翅膀，空旷的草原不再寂寞。

一缕孤烟与大漠为伴，一颗流星到访旷野，打探此刻的宁静。

黑夜看不住草原的咆哮，一只山鸡划开散包与炊烟紧蹙的一道草浪。

诗散文

## 喜鹊筑巢

□石燕然

窗外唯一的风景，是一棵垂柳。塞上春寒，时近清明，柳芽还没有长出，但柳枝明显柔软多了，随着东风婆娑起舞。我忽然发现，树冠中间，出现了一个往年没有的鸟窝。这显然是今年开春后的新巢，怪不得今年的鸟叫比往年热闹一些。欢迎你们，新邻居！

清晨，窗外柳树上又传来叽叽喳喳的鸟鸣。拉开窗帘第一眼便想看一下新邻居在干什么。一对喜鹊，围着柳树上下翻飞，估计那个新家就是它们搭的。但是定睛一看，它们并没有在那个鸟巢进出，而是在上面更高的枝杈上又搭了一个新窝。施工显然刚开始不久，才有七八根枝条，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。为什么又建新窝？难道那个鸟巢不是它们建的？这勾起了我的兴趣。

清明三天小假，一有空我就向窗外瞭望。这真是一对勤奋的喜鹊，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劳作。它们一趟又一趟从外面衔来枝条，再一根一根搭在窝上。枝条有大有小，有粗有细。我惊讶地发现，它们不是见什么取什么，而是需要什么选什么。

有一次，一只喜鹊叼来一根一尺长的枝条，一端还有枝丫，像英文字母Y。这根枝条比喜鹊的身体还长，在运输中遇到了麻烦。鸟嘴横衔着枝条，任凭它拼命地扇动翅膀，就是无法接近施工现场。站在树枝上的另一只喜鹊也很着急，叫个不停，好像在为同伴鼓劲加油，也好像在出主意。Y形枝条几次掉在地上，喜鹊一个猛子扎下去，毫不犹豫地把它捡起来，再进行新一轮搬运。看来这个枝条是绝不能放弃的。

喜鹊又一次捡起掉在地上的枝条，它没有再向树冠冲刺，而是落到了柳树旁边的路灯罩上，摇头晃脑观察起来。另一只喜鹊也飞到了高高的树枝上，大声喊叫着什么。终于，喜鹊携带枝条再次起飞，不过没有往树里冲，对，改变了方向，飞到了树冠顶端，从上面一点点降落。小喜鹊真聪明！我不由地赞叹。

大件运到工地，两只喜鹊一起行动，将那Y形枝条安放妥当。我想，这个枝条肯定是维系鸟巢安稳的重要构件，要么是托举重量的“底板”，要么是勾连整体的“龙骨”，要么是把鸟巢固定在树枝上的“边框”。柳树在呼啸的大风中剧烈摆动，而鸟巢竟然像长在树干上一样纹丝不动，应该是这个枝条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。

大件安装之后，施工进度明显加快。鸟巢越来越大，渐渐成了漏斗形。这时它们开始给鸟巢加盖，慢慢收拢，最后成为一个橄榄形鸟巢。我无法看到上面，但猜测上面应该有一个圆圆的洞口。此后喜鹊衔来的多是小件，应该是到了内装修阶段。我估摸着，少至三天，多则一周，喜鹊的新家就应该竣工了。

接下来呢，它们肯定会在此孵蛋养雏，更热闹的日子在后头呢，没有关系，我喜欢这家勤劳的邻居。

## 在山野

□风凝

看山的巍峨，看水的清冽，看一只飞鸟振翅，看一尾游鱼摆尾，看花蕊里、草尖上小憩的爬虫，看树叶缝隙中透出的流云的倩影与阳光的形状，都是一种很美妙的享受。

山野里，群峰逶迤，碧水蜿蜒。在水流平缓的地带，形成一处湖泊，常有人来此垂钓。他们在岸边的青石上，或蹲或坐，身旁是沉在水中的鱼篓。我生平第一次手握鱼竿，还是友人为我挂的饵。我站在一块巨大的青石上甩线，试了许多次，都用不远。旁边一人说：“要高高地抛起，再顺势放低。”不知甩出去又收回来多少次，只见空空的鱼钩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旁边另一人终于忍不住说话了：“钓鱼钓得是耐心，不能急躁。”稳定情绪，屏息凝神，待鱼漂轻轻一沉，我赶忙掣起钓竿，一条一拃长的小鱼儿在半空中扭动着身躯被我收入篓中。钓鱼的快乐，当真是身心皆动的快乐。

听风穿松林，听雨落荷塘，听枝头的蝉鸣和池中的蛙鼓，听云雀、黄莺和许多不知名的鸟儿的惬意啁啾，能让一个人远离尘嚣，瞬间忘忧。

山野听泉，是最妙的。泉水沿崎岖的沟壑奔腾而下，诉说着生命的欢快与自由。沿蜿蜒的水流一路前行，你会忍不住挽起衣袖、裤脚，掬起一捧捧不慎跌落的云朵，捕捉那同鱼虾嬉戏的飞鸟的倩影。我掀起一块巴掌大小的河卵石，惊现五六条小鱼儿，它们蜷缩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如同古老的化石或是逼真的雕塑。

一路上，泉水时而动如脱兔，溅起晶莹的水花；时而静若处子，轻抚岸边的小草；时而如清脆的铃铛声，叮叮咚咚，清脆悦耳。

泉水的流淌，永不停息，是大自然生命的律动，变化万千的泉声，入了耳，也占了心。

风且吟听



长城全辉

穆英 摄